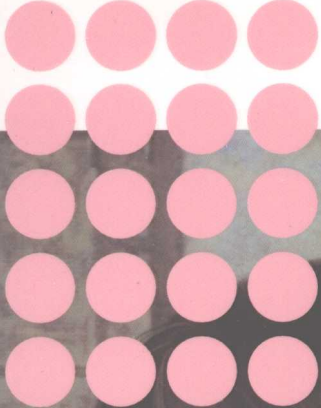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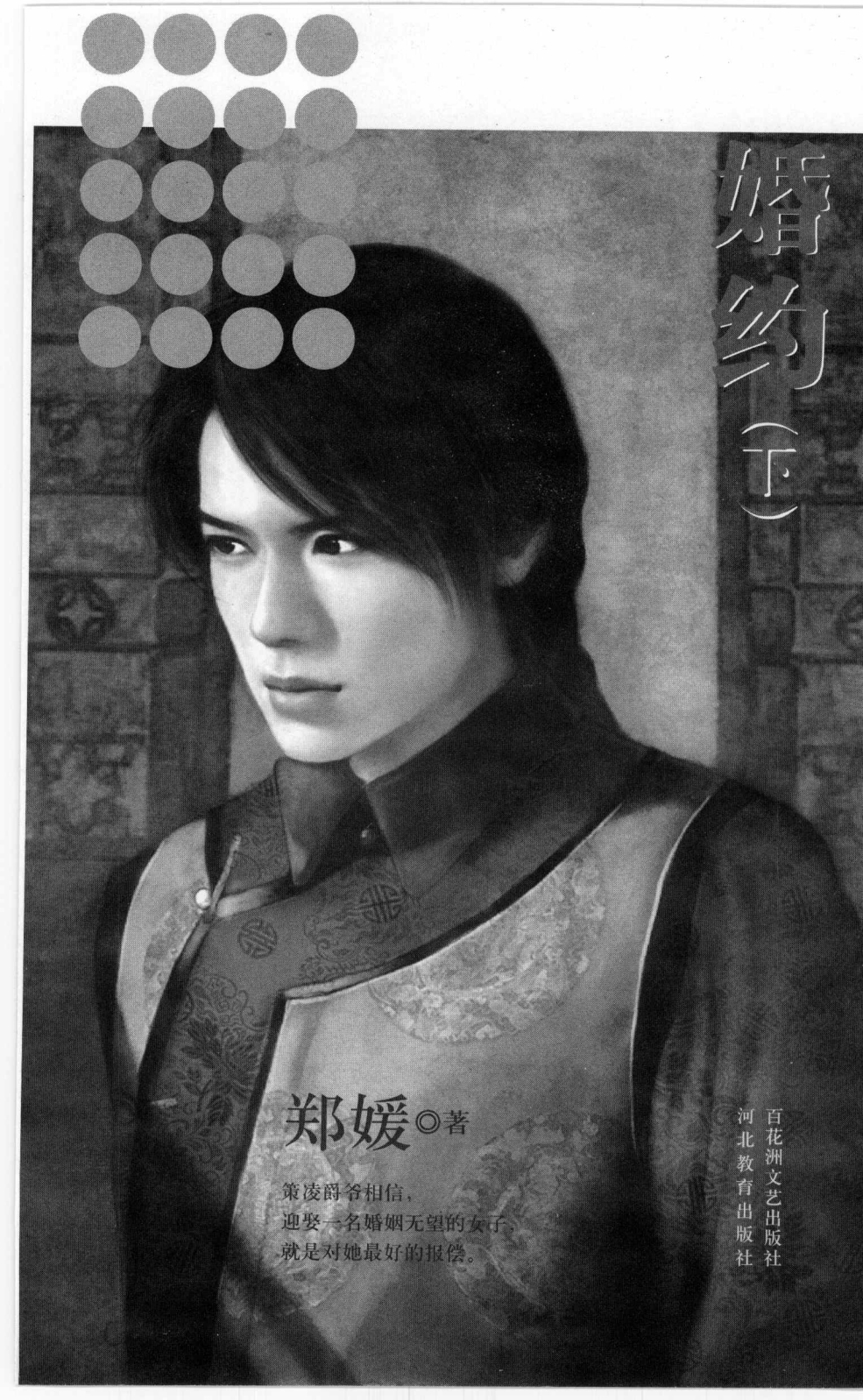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婚约 (下)

郑媛◎著

策凌爵爷相信，
迎娶一名婚姻无望的女子，
就是对她最好的报偿。



婚约 (下)

郑媛◎著

策凌爵爷相信，
迎娶一名婚姻无望的女子，
就是对她最好的报偿。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约 / 郑媛著. - 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6. 12

(花裙子书系)

ISBN 7 - 80742 - 156 - 8

I. 婚… II. 郑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6244 号

书 名: 婚约(上、下)
作 者: 郑媛
策 划: 汉霖文化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)
发 行: 北京汉霖文化发展中心
网 址: WWW.BHZWY.COM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: 12
字 数: 190 千字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22.00 元(上、下)
书 号: ISBN 7 - 80742 - 156 - 8

邮政编码: 330006

发行电话: 010 - 64293855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)

爱情是甜蜜与欢喜，是感恩与祝福。
候今生今世，在有限的岁月里给予不朽的爱慕。

关于 郑媛

当今台湾最引人注目的言情小说家。自1999年起，其作品在中国台湾、香港以及东南亚的华人市场销量位居第一，读者甚至远达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地。许多华人媒体评价：“郑媛是一位真正有才华、够实力的作家”、“言情天后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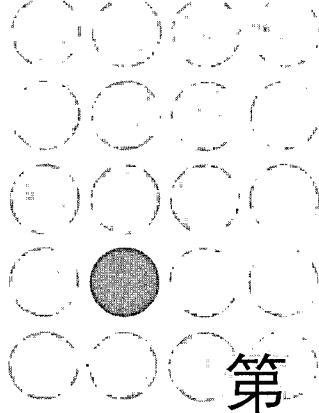
花裙子系列

- 《别来无恙》(一) 命运
- 《别来无恙》(二) 天使的翅膀
- 《别来无恙》(三) 轮子
- 《别来无恙》(四) 神的礼物
- 《别来无恙》(五) 秘密
- 《别来无恙》(六) 矛与盾
- 《别来无恙》(七) 微小的幸福
- 《别来无恙》(八) 别来无恙
- 《婚约》(上)
- 《婚约》(下)

策 划 汉霖文化
责任编辑 赵霞
封面绘图 翔

花裙子的想法

每个女孩，都有一个深藏心底的秘密，等待被发现，所以珍藏着
每个女孩，都有一本心爱的小说，因为喜欢，所以珍藏起来



第



章

晚膳刚用毕，静夜里，院子传来阵阵袭人花香。

心蝶端了一碗茶到前厅，见主子坐在堂前发呆，她不敢打扰，悄悄把茶碗搁在小几上。

“格格，贵妃娘娘往您这儿来了。”外头一名小太监，忽然奔进来报讯。

若兰认出那是顺福公公身边的太监。

“贵妃娘娘来了？”心蝶张大眼睛，她想不通，贵妃娘娘为什么会到这里。

“是呀，这会儿娘娘就快到这屋子了。”太监道，他是

顺福公公先遣来报讯的。

太监才刚回完话，只见顺福公公已来到屋外候着，而佟贵妃正要走进屋子。

那太监一见到贵妃娘娘，便垂着头走了出去。

“十格儿！”佟贵妃已经走入屋内。

“娘娘？”若兰有些错愕。

“我说来就来，一阵风似的，你不介意吧？”佟贵妃笑吟吟地走上前。

“怎么会？”若兰忙起身让坐。“若兰高兴都来不及呢。”她由衷地道。不知为何，见到佟贵妃她沉重的心情突然松弛许多。

自钮祜禄氏死后，那统御三宫六院的正主儿也跟着改朝换代，佟佳氏册封为贵妃时，人人都猜想皇上不久后，即将册立贵妃为后，谁知至此后位竟虚悬数年，看来皇上像是不打算再立后了！可饶是如此，这位佟贵妃总摄六宫内政，地位等同中宫。皇上之所以如此喜爱这位皇贵妃的理由无他，因为佟贵妃的温柔解语和聪慧识大体，常能为皇帝纾解烦忧，让皇上对她又敬又爱。

“真的吗？你这孩子真能哄我开心。”听见这话，佟贵妃温柔地微笑。

从第一回见面起，她便打从心底喜欢这孩子。

“这是真心话，不是哄您开心。”若兰答的很认真。

“当真吗？那么这真心话让人听着真高兴。”佟贵妃笑道。

“心蝶，给娘娘奉茶。”若兰垂下眼，回头嘱咐心蝶。

她虽然喜欢佟贵妃，但自小长在封闭的宫闱，因不得势而孤独寂寞，因此面对贵妃娘娘无端的慈爱，她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亲近之意。

心蝶急忙跑进屋内准备热茶与点心，奉完茶后心蝶悄悄退下。

“皇上已经指了婚，等回京后咱们就要亲上加亲了。”见丫头离去后，佟贵妃热情地握着若兰的手亲热地道。

贵妃娘娘这话虽然温柔贴心，可却仿佛一根小小的尖刺儿，涩涩地扎进若兰的心窝里。

见若兰沉默，佟贵妃脸上的笑容转为关心。“怎么了？你有心事吗？”顿了顿，佟贵妃对若兰道：“往后我就叫你兰儿，你介意吗？”

若兰摇头，对贵妃娘娘微笑，然而她勉强的笑容一闪即逝。

佟贵妃凝望若兰片刻，才试探地问：“兰儿，你心底担

心什么？是否愿意跟我说说？”

她仍然沉默。

“怎么，你对我见外吗？”佟贵妃问。

“不是。”若兰急忙摇头。“是娘娘待若兰太好了，好到让若兰觉得受之有愧。”

“受之有愧？”佟贵妃皱起眉头。

“娘娘待若兰好，若兰心底好感激，可是娘娘的盛意若兰不敢接受，也承受不起。”若兰站起来，走到窗前停下，凝望窗外的香花。她苍白的侧颜，在皎洁的月光映照下，如同遗世绝俗的白玉。“若兰不是不知轻重的人，更明白自己的斤两。明知娘娘的心地善良，可若兰绝不敢因娘娘待人的好，就狂妄地以为能高攀爵爷。如果可以自己决定，若兰一定不敢答应皇阿玛的命令跟娘娘结这门亲家。”她幽幽道出原委。

佟贵妃愣了片刻才回神。“你这孩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”佟贵妃怜惜地叹了口气。“什么是高攀？你可知道自己是个皇格格，要当真计较起来，其实是我跟策儿高攀了你！”

若兰摇头淡淡笑开。“娘娘，若兰只有‘身份’，可您与爵爷有的是荣宠，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分别与等第。”

若兰这番话，让佟贵妃无话可说。

“难道，你并不期待嫁给策儿？”过了半晌，佟贵妃问。

若兰没有回答，心头异常沉重。

佟贵妃眸光温柔。“你以为，我在这儿来见你，只因为皇上指了婚？”

她转身，凝望雍容华贵的佟贵妃。“娘娘一向心地善良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”

“你错了。”贵妃却摇头。

错了？若兰不明白。

“我不为任何事来。”佟贵妃接下道：“我来只想告诉你，我打从心眼底关心你，希望你开开心心的别老是锁着眉头，徒伤自个儿的身子。事实上，早先我约你上烟雨楼就不为什么，只因感到咱们投缘，我喜欢你罢了！”

许是这孩子眼底眉梢的哀愁让她不忍，因此触动了她的情感和狂热的母爱。策儿便时常笑她，这一股“母爱”已经过度泛滥。但她明白，这一切只因她过去曾经拥有、失去过一个“女儿”，到了这把年纪才会难以控制地将一股亲情，投射在这些孩子——甚至是十格格身上。

佟贵妃的话，让若兰愣住了。

从来没有人对她说出如此贴心的话，而现下这番话，竟发自仅只数面之缘的贵妃口中。

佟贵妃走到若兰身边，仿佛母女间私下谈心一般温柔地问若兰：“我听你的语气，似乎不赞成这桩婚事？”

“我……”感受到贵妃娘娘的关怀，若兰心软了，再也不能将贵妃的好意拒于心门外。“若兰没有赞成或反对的理由，但这件婚事并不合理，爵爷……没有理由选上我成为他的妻子。”她坦诚地道。

若兰仍然没说出，她如此怀疑的真正原因。她承诺过不说，就不会开口说出爵爷的秘密。

“孩子，你的顾虑我明白。可天底下的事，总不可能每一桩都合乎情理。”贵妃对若兰微笑。“策儿是我的养子，我自认比谁都了解他。但孩子大了，他成了一个男人，便多了为娘的也不明白的心思。”

若兰听着，却难以完全理解。

“你不懂，是吗？”佟贵妃笑开颜。“某些事，就跟做人一样，眼下总觉得难以释怀，非得等到一把年纪才懂得圆融。那么，但求问心无愧，顺其自然，又何必自寻烦恼？”

“娘娘？您认为我在自寻烦恼？”她沉思着，眉宇间充满忧虑。

“事情来了，多琢磨几遍倒也不是坏事。”贵妃细瞧若兰的反应，语带玄机地道：“只是现下这情况，远不是你所

能改变的！既然不能改变，那么何不顺其自然接受老天爷指引，踏踏实实地走上一回？我相信，聪明如你，一点就透。”

娘娘的话，若兰当然听懂了。

她在鼓励自己，要勇于接受命运，甚至以积极的态度改造自己的命运。

“策儿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他想要一个女人，绝对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她。同样的，他不要一个女人，也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够勉强他。我说得已经再清楚不过了，你肯定已经听明白。”佟贵妃接下道：“就算你对策儿没信心，也别对自个儿失去自信。或者你还没发现自己的长处，而策儿却看见了！好像我，不就第一眼便喜欢你了？”

佟贵妃这番话，让若兰忽然想起昨日她见策凌时，他对自己说的话——

你倔强的模样，对我而言更具有十足的挑战性。

一抹红云，骤然抹上她苍白的脸颊。

佟贵妃像识穿了什么，笑吟吟地鼓励她：“既然知道皇命不能违背，那么就接受它吧！皇上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，但命运却可以修正。你还年轻，人生道路还长得很，与其逃避抗拒，何不把心底的牵挂给放空，先试着接受既定的

命运，然后运用智慧与耐心，扭转命运让你不满意的那部分？”以过来人的身份，佟贵妃敛下笑容语重心长地做结语。

这是佟贵妃生活在宫中大半辈子的心得。

她并非天生宿命，而是环境教导她逐渐成熟，才能慢慢接受命运并且扭转自我的执著，运用智慧进而回头去改变命运，而非一味逃避或者以漠视、忿怒来对抗她所身处的“现实”，因此痛苦一生。

贵妃娘娘的话，如同鸣钟，在若兰心中回荡……

她额娘的性格与佟贵妃截然不同。额娘在痛苦中仍然执著，并且逃避令她痛苦的根源，坚决相信她的痛苦是环境以及周遭人与事物所造成的，然而人生在世，环境岂能尽皆顺如人意？不能先改变自己，执著的性格就因此注定悲情的一生！

如同她，她的命运也面临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。

指婚之事，像是直到现在才突然在她心中成为一桩“事实”！而这“事实”开始在她心头酝酿发酵……

若兰屏息着。

佟贵妃的话，让若兰不得不正视——

从现在开始，她已经有了一名被指定的“丈夫”。而她

的命运此刻已注定将与她的“丈夫”牢牢牵连在一起……

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

“好了，这段路有顺福陪我，你脚伤还没全好快回去歇着吧！”佟贵妃告辞后，若兰坚持送贵妃娘娘一段路。

这位慈祥美丽的长辈，今夜所给予她的是最珍贵无价的礼物。

“娘娘，那么我回去了，您保重。”若兰告辞。

“十格儿，”佟贵妃柔声唤住她。“心底放开些，别净忧虑那些还未发生的事，明白吗？”

“若兰明白。”月光下，若兰露出笑意。

佟贵妃这才安心离去。

待贵妃离开后，若兰才转身踏上小径。这段路离她住的屋子不远，贵妃只肯让她送到前庭，稍后穿过小径就能回到住处，因此心蝶没跟上来。

然而若兰并没有返回自己住的小屋，却是直接朝书屋的方向而去。

若兰知道皇阿玛既然为自己指婚，就一定会想起额娘，而皇阿玛还愿意为她做主，心底对她与额娘并非完全无情。

如果她不在这个时候去见皇阿玛，只怕额娘从今以后

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若兰明白，佟贵妃所说的“命运”也需要机会，而额娘是最需要机会的女人。

六宫粉黛三千，以色事主，恩宠眷顾不可能维持一生一世。

回到京城后她会进一步说服额娘，以慈爱与感恩看待不可逆转的环境，为人处事尽可能柔软，以慈悲智慧扭转命运获得清凉，唯有如此才能化解额娘长期以来的痛苦，也才能赢得尊重。

如同佟贵妃，若兰相信，她能得到皇阿玛的尊敬与宠爱，心思反倒不像额娘只系在皇阿玛一人身上，即使明知与众多女子共事一夫，然而她恒常笑容可掬，关爱宫中之事物，亲爱家人，她把痛苦与烦恼的那扇门合上关起，不苦苦执著皇阿玛“对不起”她的地方……

夜里小径寂寥，只有几个宫人在园子里四处走动为主子们奔波。若兰慢慢走在小径上，思索着一些难解的道理，听完贵妃娘娘的话后，她仿佛豁然开朗了。

若兰一面想着贵妃娘娘的话，才刚走到书屋附近，就被守在这儿的公公挡驾。

“我想见皇阿玛一面，请公公入内代为通报。”她客客

气气地请托，并且把身上仅有的银子全塞进那个太监手里。

那公公掂了掂银两的分量。“这个恐怕不成呀！皇上批折子的时候，最忌讳人打扰——”

“公公，如果您愿意行个方便，回京后我必定再重重答谢您！”若兰承诺，尽管她与额娘没剩多少银子，然而她一定得见到皇阿玛一面。

“这……好吧！请格格在这儿等着。”那公公犹豫片刻才勉为其难地点头同意。

这太监肯同意倒不是看上那区区一点银两，而是听说十格格近日已经指婚给策凌爵爷——十格格不算什么，然而爵爷可万万得罪不起！

不过，他可没傻得打算真去通报！

宫里所有的人全都知道，这十格格和她的额娘根本不讨皇上的欢心，他要是真呆的跑到皇上跟前去禀报，万一惹得皇上不高兴，说不准他的人头就落了地！

那太监想定了就一脸施恩似的，抬着下巴走进通向书屋的小径，留下若兰等着。

若兰知道公公不会快去快回，然而她也没料到，这一等就是半个时辰。

她脚上的伤口还没全好，站了这么久伤口早就已经裂

开，然而她忍着痛，耐心地等待公公回来。

直至一个时辰过去，刚才那名太监终于回到小径，他见到若兰还等在这里，表情略显惊讶。

“公公，皇阿玛肯见我了吗？”若兰急切地问他，怀抱着希望。

“呀？这个……”那太监咽了口口水，眼珠子滴溜儿转着。

“怎么了？我还需要再等吗？”她充满耐心地微笑。“没关系，等多久都无所谓，只要皇阿玛愿意见我——”

“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，皇上批折子的时候不见人！”太监撇起嘴。

他根本没回报皇上！本来以为让这格格等上一个时辰，她没耐性自然会走人，想不到她竟能耐着性子耗上了！

“我可以等皇阿玛他批完折子——”

“我说别等啦！”太监不耐烦起来。“您再等还是一样！皇上不见人我可不敢给您通报去，免得上头怪罪下来，我当奴才的可要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若兰终于算是听明白了太监的意思。“你刚才明明答应替我通报。”她收起笑容，严肃地问。

太监搭着眼皮要笑不笑地道：“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

在！虽说您是主子咱们只是奴才，可主子也不能强人所难的，您说是不？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唉，我说格格，您也甭怪我！我大宝向来看上头的眼色办事，您要有本事就买通了敬事房总管，那就不必求到我头上来了！”

若兰的手在发抖。

也许因为佟贵妃太好太美，她竟然忘了人性也有低劣自私的阴暗面。

“喏，这是您方才给的银子。”太监冷笑一声，然后从怀里掏出几颗碎银两往若兰面前一推。“我这就如数还给您，这样您也不必怨我了，是吧？”这几颗碎银他压根儿不瞧在眼底！

“你不愿意通报皇阿玛，为什么让我等这么久？”她问。

太监哼了一声。“您愿意等，咱们做奴才的有什么法子？”

见若兰没其他的法子，那太监哼笑两声，嘴脸势利。随后他手掌一摊，几颗碎银子就从这刁奴手上滑落，掉到地上。

那蔑视的态度，摆明了刁奴欺主！